



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市汇川区海龙屯土司小镇开展。



全国各地的摄影家、影像爱好者欣赏摄影作品。

多彩文化的展示窗口

从海龙屯发掘时的艰辛到申遗成功十年后的英姿勃发，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申遗十周年摄影作品专题展在海龙屯土司小镇展出，数十张影像集中呈现了海龙屯的蜕变历程。

海龙屯系贵州遵义的古老军事城堡，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后为明代播州杨氏土司核心，承载700多年历史，于2015年7月4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是贵州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展览中看到了海龙屯在保护中的成长。”重庆观众张海说。

少数民族作品展“幸福生存——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展示了贵州土地上世居民族的鲜活面孔、独特服饰与生活日常，习酒杯“美好中国”影像大赛作品专题展多维度呈现我国在自然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弘扬等领域的辉煌成就。

“贵州摄影家的视角极具个性。”2025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展出作品，《家里家外，守望相思——贵州籍摄影家影像艺术作品联展》颇受观众关注。

该展聚焦杨廷康、陈启基、卢现艺、杨安迪、周力军、周庆、杜江7位贵州籍名摄影家作品，展示出他们以镜头为笔，用深情勾勒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感。

“摄影的意义在于尊重文化、记录真实，让未来的记忆充满温度。”卢现艺作品《寻找二十年前的佘沙苗人》记录下佘沙苗族人的生活、婚礼、树葬等重要时刻。在他看来，自己记录的不仅是时间的流逝，更是族群与现代社会对话。

“凝视·回眸，四十而励”回顾贵州青摄协40年历程，“钢铁巨龙·跨越黔行”记录贵州铁路发展壮举。

沉浸式体验的文化盛宴

除展览外，此次影像文化周还精心筹备了8大系列配套活动，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沉浸式文化体验。

创作互动方面，“知交·镜遇”——定格生活仪式感主题摄影互动传播活动联动新媒体，号召大众捕捉生活的珍贵瞬间。

特色体验方面，“与猛士同行·看多彩贵州——全国摄影俱乐部英雄会&摄影名家真人秀”主题摄影创作活动，8支摄影战队深入贵州遵义、安顺、贞丰等地，进行“人·车·景”沉浸式创作，融合摄影与越野探索；“海龙屯影像文化之夜”集展览、颁奖、品鉴与美食于一体，带来视听味觉的全方位享受；美好黔食集市&欢乐露营季、青年影像艺术创新发展对话会、遵义影像文化集市等活动，为游客提供观展、美食、露营与文创消费的体验。

本届展览，组委会特设立“贵图云影像艺术奖”，表彰了杰出摄影艺术家、优秀青年摄影师、优秀策展人等。同时，为激发影像艺术创新活力，还推出了“青年影像培育发展计划”，通过设立“飞龙奖”“飞虎奖”“朝天奖”3大奖项，发掘、培育、扶持影像创作与策展领域的青年才俊。

青年教师、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张胜凤因策划《家里家外，守望相思》获评优秀策展人。她表示，将深耕贵州影像沃土，发掘更多动人故事，用影像的力量连接人心，传递温度，记录时代。

“深挖贵州特色的文化资源，打造国际性文化交流平台。”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艺术总监刘宇表示，希望本届影像文化周能成一座桥梁，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本土与世界，连接专业与大众。

厚重历史与先锋艺术的碰撞

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侧记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吴蔚



影像文化周吸引游客打卡。

多元主题下的艺术碰撞

“展览内容丰富，沉浸式体验摄影艺术的魅力。”7月4日，2025第三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开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杨琪表示，在这里看到了多元文化的碰撞。

在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邀请展汇聚了中国摄影界的顶尖之作，李好、刘阳、肖戈、储卫民、敖国兴、杨勇等6名金像奖获奖者携作品展出。这些作品，不仅是光影技艺的展示，更是时代风貌的切片、人性深度的探索，代表着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思想高度与美学追求。

摄影家陈海汶历时12载、跨越万里记录的影像，在此精选呈现。那份植根于土地的坚韧、质朴，以及绚丽多姿的文化印记，在影像里散发出温暖而持久的光芒。

“消逝与守望”“幻像（国际展）”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如Corey Arnold镜头下北极圈游牧民族在冰原上谱写的“黑白史诗”，东南亚雨林原住民为守护家园进行的生态抗争动态记录……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叙事作品，被策展人巧妙地置于贵州喀斯特地貌的语境之中，形成强烈的互文与叩问。

贵州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袁表示，与常规影展相比，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独具魅力，它巧妙地将古老土司遗址与现代影像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厚重感与艺术先锋性的强烈反差，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视觉冲击和文化体验。

客籍名人与贵州

蒋廷黻：贵州首任布政使

杨桂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明永乐十一年（1413）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不普通的年份，明朝开国45年后，明朝廷宣布贵州正式建立行省。1413年3月，明朝廷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这在贵州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20多万年前便有人类生息繁衍的贵州，被“实名认证”为全国的第13个行省，从此贵州历史迎来了转折，对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更加密切了贵州与中原的联系、与全国各族人民的联系。贵州人也迎来了第一任布政使蒋廷黻。

蒋廷黻是河南滑县人，就任贵州布政使前曾来过贵州出差而且参与平定思州叛乱。永乐九年（1411），蒋廷黻参与疏浚黄河故道，工作得力，让黄河两岸百姓免遭洪灾侵害，从工部右侍郎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同年，贵州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铜仁、万山一带的朱砂矿并爆发战争，田琛任命与田宗鼎有怨的湖广辰州府知府黄禧为大将，率兵攻打思南，这就是著名的“砂坑之战”。

永乐皇帝朱棣已多次处理这类纷争，但屡禁不止，于是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派遣蒋廷黻前往思州招抚调查，后又命令镇远侯顾成率兵讨伐思州，将田琛擒获押回京师。

田琛的妻子冉氏为了救丈夫，派人招诱台罗等寨叛乱，对抗朝廷，企图阻止朝廷处死田琛，并希望能够将其招抚放还思州。朱棣对此十分震怒，于永乐十年（1412）将田琛革职斩首。

据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王力介绍，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廷以此为契机，在贵州推行了明朝的地方制度。废除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把两大土司所辖的思南、思州两地分为八府四州，以思州之地置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以思南之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设贵州布政使总辖，设流官治理，贵州作为行省走上历史舞台。

1413年的贵州，虽然已是行省，但边远贫穷，被称为蛮荒之地。面积也不大：黔北、黔西北许多地区还属于四川，财政收入尚不及江南一大县。谁派去担任贵州首任布政使？“素有威望于黔”的蒋廷黻进入永乐皇帝朱棣的视野，考虑到他熟悉思州、思南情况，在外理田氏土司问题上有很大贡献，于是提拔蒋廷黻就任贵州第一任布政使，成为当时管理贵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对新建行省贵州，明王朝十分重视其职官的配

备。除了在发达地区工作过并有政绩的蒋廷黻，还成建制地配备派来了完整的领导班子，与蒋廷黻布政使同时入黔的有11个官员，包括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官员。

蒋廷黻初到任，采取较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受到百姓欢迎。王力谈到，蒋廷黻是贵州从边疆羁縻地转向中央直辖区的关键执行者，用行政手段建立省级架构，使贵州的行政职能从纸上向实践迈出了重要一步，将这片长期处于土司割据的边陲之地纳入中央集权体系，开启贵州系统化开发历程，也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主持设立八府及州县，将曾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四省的边陲之地整合为统一行省，奠定贵州行政区划基础，同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破坏性影响。战后社会秩序恢复，使流民得以回归耕作，促进社会民生发展。

《大清一统志》卷里的《贵州全图》称蒋廷黻“抚辑远人，具有规画，卒于官，黔中人祀之”，贵州百姓心有感念，在名宦祠里纪念他。

蒋廷黻任贵州布政使的时间不算长，后来死在任上。由于当时贵州的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对于蒋廷黻在贵州的作为，少有记录文献留存。在明朝过庭训所著的《明朝分省人物考》第一册中，有一页介绍蒋廷黻，100多字，内有“抚治夷民，绥静疆宇，一应事宜，规画咸当，大振声望”表述。从文献里的介绍来看，评价还是很积极的。



贵阳蔡家街老城烟火中的街市变迁

毕文龙



热闹的蔡家街。（作者供图）

也许只有在老巷子中才能真正品味贵阳的老城古韵，在旧时光中，也许只有老巷子能够带我们回到过去，和前人走在同一条路上，感受穿越时光的城市叠叠。

贵阳的街巷早在明代就已经初具规模，全城有12个规模较大的商业市场。据道光《贵阳府志》记载，到了清道光时期，贵阳有内、外两城，全城共有123条街巷，其中内城80条，外城34条，城外的近城街道有9条。民国初年，贵阳街道基本保持清代格局，只是街道名称发生改变，到1942年，根据《贵阳市指南》（1942年3月版）记载，贵阳街道共有1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新黔日报》报道，1951年2月25日政府公布了贵阳市街道名称整理结果，贵阳市共有街道318条，蔡家街就是其中之一。

蔡家街，一个藏在贵阳市老城区的小巷子，位于贵阳市云岩区中部，作为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呈南北走向，南起护国路与中山路交会处，北至文明路与民生路交会处，长约200米。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巷子，周围却有着文昌阁等多个人文景观，发生过许多故事，贵阳天下报社也曾在1949年迁至蔡家街12号办公，不远处的民生路上还有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但在贵阳人眼中，蔡家街更是一条烟火巷子，沉淀着生活的底蕴。

美食也是这条巷子的灵魂。《贵阳百科全书》记载，相传有一户蔡姓人家在此地做豆腐，因此称之为蔡家豆腐坊，清道光年间这里蔡家坊。“坊”意指小手工业从业者的工作场所，也指旧时店铺的名称，豆腐铺称之为“坊”也属自然。蔡家豆腐坊已然不在，但也能看出这条路从诞生之初就与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关于蔡家街的由来，也有另一种说法。《贵阳市志·社会志》中记载，明、清两代贵阳城内多立牌坊，有些牌坊成为“坊市”，即以牌坊为中心形成交易集市，清末民初有些牌坊成了街道名称，如一品坊、蔡家坊、三牌坊、花牌坊、红牌坊等。也就是说，此种观点认为，蔡家坊是由牌坊成为的“坊市”演变而来。

蔡家街临近中山路和中华路，民国时期这两条路是贵阳城内的主干道，百货店、戏院、电影院、报社、书店等大多集中在这两条路上，非常繁华，相比之下，这两条路旁边的街巷较为老旧，蔡家街就是其中的代表。

从道光《贵阳府志》中的贵阳城垣街道图可以看出，那时的蔡家街被称为蔡家坊，北接文笔街，与晋禄巷形成“T”字路口，东北方是六座碑，南接双槐树，与二浪坡交会成十字路口。此后，附近街道

布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1927年贵阳城区地图，蔡家坊改称为蔡家房，北接六座碑（与道光时期相比，六座碑的位置由蔡家房的右侧变为左侧）和大坝子（也称菜市），形成一个三岔路口，南接小十字，与头浪坡（东）、二浪坡（西）和双槐树（南）形成十字路口。到1941年，这条路仍为蔡家房，只是附近某些路的名称发生改变，如大坝子改为文明路，头浪坡和二浪坡改为禹门路（后又改为中山路）。

20世纪40年代，蔡家房经历过一次道路拓宽。《贵阳市云岩区志（下册）》记载，1941年贵阳设市后，根据当时的《都市计划法》拟订了《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按照街道宽幅，区分为3米至21米共8个等级，并据此将街道名称进行了调整，其中蔡家房的名称未作更改。同时，将市中心区干线、支路分两期进行拓宽，其中蔡家房被纳入二期工程，二期工程自1943年开工，至1945年完工，拓修街道共34条，总长9068米。

实际上，贵阳街道在民国时期有三次较大变化。第一次是周西成主政贵州时拆除城墙、修建马路，

包括1926年9月动工的环境路和1928年修通的出城马路。第二次是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为了便于居民疏散而拓宽道路、开辟火巷，主要以大十字、小十字一带为中心，蔡家街自然也在范围之内。第三次是杨森主政贵州时修“高级路面”，共有两条，省府路于1946年10月动工，次年5月完成，一条是中华路，杨森调离时仍未完成。

这条街上还发生过一件轶事。有兄弟四人世居于蔡家街四号，为支持抗战，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他们将自己的房屋以贵阳市最低价租给“交通命脉之机构”（西南公路管理局）作为宿舍，时间长达8年，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将其收回。

1951年3月，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公治）第五号布告：“查本市各街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所规定之名称不适当之处甚多，不但市民不便，且影响市政甚巨，因此，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市政的需要，兹将本市街道名称特做适当更正。”市区街道采用路、街、巷三种名称，取消“坡”，这一名称，将之适当改为街或巷。此时，蔡家房称为蔡家路。

如今，这条巷子仍然引人注目。特别是近年来，云岩区立足特色街区，通过文旅项目建设，改造传统商圈，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使得蔡家街成为贵阳人心中的美食打卡地，尤其是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各色风味不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让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